



1963 年,书法家沈尹默等为农村社员写春联。如今,大书法家为普通百姓写春联已难得一见。

春联话旧

普 全

春联亦称“对联”、“楹联”、“门对”、“对子”、“春贴”。春联以其上下联字数相等、节奏相同、平仄协调、对仗工整、文字精巧,以其能描绘时代的背景,能抒发美好的愿望,被誉为最短小精悍的文学形式,也是我国独有的、富有民族文学色彩的文娱活动。

关于对联形式的历史,清人梁章钜在《楹联丛话》中说:“楹联之兴,肇于五代之桃符,孟蜀‘余庆’、‘长春’十字,其最古也。至推而用之楹柱,盖自来人始。”可见,出自五代时蜀主孟昶在桃符上的题词“新年纳余庆,嘉节号长春”,是有史记载的最早的一副对联。到了宋朝,对联更推而广之,春节时几乎家家户户都贴春联了。王安石的诗句“千门万户曈曈日,总把新桃换旧符”就是一个明证。

原来的春联是沿用“桃符”的做法,在桃木条上题写联语,用红纸写春联则始于明朝。明朝的开国皇帝朱元璋十分喜欢春联,春节前夕他曾下旨,从公卿到平民均要在春节时张贴对联。朱元璋还微服出访,发现有一户阉猪佬没贴对联,原来他不会写字。朱元璋大笔一挥,写下:“双手劈开生死路,一刀割断是非根。”这虽然属于民间传说,但也说明明代春联的普及程度。

由于明、清两代皇帝的提倡,所以对联逐渐盛行开来。一些名人,尤其是文人常以撰对联为乐事,因而也确实出现了不少精联、趣联、奇联。仅适用于春节用的对联,就数不胜数。如:“人勤春早,物阜年丰。”“山河永固,天地同春。”“春光迎盛世,旭日耀新春。”“物换星移推腊去,风和日丽送春来。”“物华天宝年年富,人杰地灵处处春。”

春联大体上可分为:街门对、二门对、屋门对,均为立幅,每幅加一与立幅联文内容相符的横批也有的是一个“福”字。

内廷、王公府第多用白宣纸镶红边,也有的是用白纸书写后,然后再裱装在固定的格框上面,联心的四周都镶以内红外蓝两条极窄的纸边。《燕京岁时记·春联条》在谈到王府这一形制时写道:“非宗室不可擅用”,且一般宗室也不可擅用,惟满蒙亲王、贝勒府、贝子府才悬挂这种格式的春联。其联文的书法是娟秀、妩媚、端正的馆阁体,联文的形制则是应制体,如“宝瑟和瑶琴,百子池边春满;金柯连玉叶,万年枝上云多”,且不用横批。清代,京官满人的大宅门多书:“天恩春浩荡,文治日光华”,横批为“国恩家庆”。

一般住户的对联多用红纸书写,或为黑字,或为金字,联文如“大增岁月人增寿,春满乾坤福满门”“又是一年芳草绿,依然十里杏花红”等等,横批为“一元复始”“三阳开泰”等。文人雅士、豪门大户的廊前明柱上有抱柱对儿,联

文也颇具雅气,如“礼门仪路方规矩、治水仁山古画图”等等。

如主人家在一年内有关父、母去世者,称之为守制,守制的家庭过年很少贴春联,极少贴联者,多用蓝纸联文也无嘉庆的含义。

春条是利用在写春联时多余的边裁下窄的长条,书联的人信笔写上几句吉祥的话语,谓之春条。京郊农村称之为“炕贴儿”,也有用整张纸裁写的,其形制多为斗方儿。

大春条多贴在窗框中间或墙壁上,书写的多为“合家欢乐,人口平安”“福在眼前,抬头见喜”,小春条的内容多为“人财两旺”“平安如意”“万事亨通”“五福临门”。此外还有贴在山墙上的“吉星高照”,正对门户的“出门见喜”,贴在影壁墙上的“鸿禧”“迎祥”,贴在佛堂前的“晨昏三叩首,早晚一炉香”,以及贴在鸡舍、马棚、驴棚、猪圈、车辕处的“六畜兴旺”“大吉利”“肥猪满圈”,贴在灯杆上的“青星高照”,贴在石磨上的“白虎呈祥”,贴在仓屯上的“五谷丰登”,贴在躺箱上的“黄金万两”等等。

春条以不拘地点、不拘内容、不拘尺寸大小、直贴斜贴随意的活泼形式而为人喜爱而沿袭,在突出喜庆氛围上起了很大作用,且是废物利用,显现了节俭的古风。

“教书先生腊月时,书春报帖日临池,要知借纸原虚话,只为换得润笔资。”这是民国二十九年流传于京城的一首形容书春先生的《竹枝词》。书春就是写对联,称谓很多,诸如“点染年华”“借纸习书”“以字易鹅”“以笔代耕”,将此书写在大红纸上以做广告。

书春的人中,有闲居无事的文人,有寒假无聊的教书先生,也有三五结伴的中学生。书春者摆对子摊,需备一条案或八仙桌,上铺毡子(讲究主为红色)上设笔筒、砚碗、洗子等文房用具,此外还有一小火炉及镇尺,各色纸张,择一处闹中取静的地方,将“书春”的字义贴在墙上,就算占了地盘。其时间一般自腊月二十左右开始摆摊,先写几幅做幌子以招揽主顾,联文内容可由主顾出言,也可商议,无论什么形制,门联、街门联、抱柱、斗方、各式春条均可应活儿,以量论价。

旧时的北京东单、西四、鼓楼、前门一带的对子摊不乏书法高人,字体清秀,联文亦雅,西直门、朝阳门,阜成门一带的对子摊则比前者逊之,求者多为农夫农妇,只求纸色鲜明词句吉祥,多多益善,价格便宜就行。

已故的民俗专家金受申先生曾于 1924 年时与另外两个同学相邀去过对子摊,“共计一个月,赚铜元三百九十枚,每人分一百三十枚,我买了一对树根盆景,至今还种着石菖蒲做案头清供,这种‘孩儿体’尤被老太太所喜爱。”

“千门万户曈曈日,总把新桃换旧符。”红红的春联历来和浓浓的年味儿是连在一起的。但近年来,春联在城市渐趋消失,在农村则流行春联印刷品,很少有人像从前那样,自己构思内容,请人用红纸黑墨写好,再郑重其事地张贴起来了。过去,是个读书人就能信手拈来写春联,如今,这种民俗文化的传承却面临空前的挑战——

过年了,谁来写春联?

——书法家谈春联

本报记者 续鸿明 程 竹

苏士澍:
提倡手写春联

我家贴的春联都是自己创作的,主题全是关于牛年的。我会给邻居们写春联,也会下部队写春联。

如果我们过年不写春联、不贴春联,都去喝可乐、吃麦当劳,那我们就是忘祖了。一些文化人还是希望写一副自己创作的春联贴在门上,表达过去一年来对生活的感悟,以及对来年的期盼,增添节日的气氛。我认为春联不是给别人看的,是用来抒发自己的感情的。

春联的变迁有很多原因,春联渐渐变成印刷品,是时代发展的趋势。书法家在当下毕竟是少数,普通老百姓不会写春联。我们需要大声疾呼:提倡手写春联!

孙晓云:
让年轻人喜欢春联

过去我写春联,但是现在我们家里不贴春联了。过去我会给朋友写,现在基本不写了。由于时代的发展,人们似乎更愿意去买春联印刷品。

我觉得手写春联的衰落是有很多原因的。从客观层面上说,以前房子是对开门的,便于贴春联,现在都是单开门的,有的还是防盗门,没有贴春联的地方。从主观层面上说,是现代入因忙碌而淡忘了春节的味道。一些西方节日不断注入新元素,加上商家借着这些节日大力营销宣传,逐渐在年轻人中形成了过洋节的风潮,而中国的传统节日在内容挖掘、宣传创新等方面做得不够,所以受到冷落。

过去家家户户都贴春联,喜庆气氛特别浓。现在城市人群中年轻人居多,本身就对传统春节的形式不够了解,再加上缺乏宣传,没有年轻一代发自内心的继承,春联——这项民俗或许真的就要失传了。我希望有关部门加强宣传,书法家们行动起来,让年轻一代领略春联的魅力,领略传统节日的魅力,将中华民族特有的民俗文化遗产下去。

罗杨:
春联也需要保护

我家的春联一般是自己创作的。有朋友找我写,我也很乐意为他们写。

我提倡手写春联,书法家应当以春联的形式与群众握手。贴春联、放鞭炮的风俗,千百年来世代相袭,这种传统造就的文化积淀,已经融入中国人的血脉。现在

春联的变迁和衰落,是时代的大势所趋,但我认为传统文化需要保护,春联也需要保护。振兴春联,是书法家义不容辞的责任。过去的社会动荡对传统文化的继承造成很大影响,现在随着经济发展,民族自信心大大增强,大家对传统文化越来越重视。我觉得现在是在继承传统文化(包括春联)的一个很好的时机。

张志和:
送春联是送文化

我年轻时就开始写春联了,我会给邻居们写春联,还会去农村送春联。有时候是写自己创作的春联,有时候是抄别人创作的春联。我认为最好是自己创作的,喜庆的气氛发自内心。

时代进步了,印刷品也未尝不可,但印刷春联的问题在于千篇一律。我还是提倡手写春联,因为手写春联是传承中国传统春节最有效的方式。比如我最近下基层为老百姓送春联,看到群众的文化需求很强烈,他们更喜欢手写的春联。毕竟手写春联是传统文化,只是现在写的人少了,我们送春联下去,正满足了他们的需要。因此,送春联实际上是送文化,能唤起人们对手写春联的保护意识。书家可以借写春联的机会,和老百姓打成一片,也可以借春联这个载体来表达书家的某种情感。

赵国臣:
春联与润格无关

春节快到了,我家里贴的春联多是自己创作的。每年我都会给邻居、朋友送春联。

春联承载着人们对美好生活的祈求和祝福。过去由于科技水平有限,再加上毛笔的普及,手写春联非常普遍。近几十年来,随着书写工具的变化,特别是电脑



冬去春来天开清淑景
松栢石壽人享和諧年

冬去春来天开清淑景 松栢石壽人享和諧年

李铎书

大地子民聚
家園萬象新

大地子民聚 家園萬象新

张海书

丑歲牛奔
子年鼠匿
輝煌業

子年鼠匿輝煌業 丑歲牛奔

閻銳敏书

春風初生
清風惠及
盛領情文

春風初生系怀左右 清風惠及盛領情文

田伯平书

相传,当年袁世凯称帝之后,民间流传过一副春联,下联为“中华民族”,上联为“袁世凯”,一联四字,一联三字,寓意“袁世凯对不起中华民族”。字数不等或词性不合等在对联就叫“对不起”。后来的道歉语“对不起”(英语 sorry)大概源于此。由此推类,今年可作春联,上联为“男足”或“谢亚龙”,下联为“全国球迷”,亦有异曲同工之妙。

如今,春联之事,也颇让人有“对不起”之感。现在贴春联尤其是手写春联的人家似乎是越来越少了,特别是在城市中,许多家庭到了年根,往往以印刷品的“福”“春”字挂挂敷衍了事。这些年,中国年味越来越淡的说法不绝于耳,除了限制鞭炮等习俗改变,春联似乎也淡出了人们的视线,春节的关键词仅剩下“团圆”、“吃饺子”、“年夜饭”、“守岁”、“压岁钱”和“春晚”等几个了,而“写春联”、“贴门神”、“祭灶”、“腊八粥”、“年画”、“串亲戚”、“拜年”等让人有睽违已久的感觉。

忆少小时在乡村,一到腊月,农民开始忙年,“二十三,糖瓜粘;二十四,写大字;二十五,扫尘土;二十六,蒸馒头……年三十熬一宿……”“年来到,年来到,闺女要花儿要炮,老头儿要个新毡帽。”忙年的内容包括买年货、蒸馒头,做祭灶火

可是,曾几何时,城市矗立起幢幢多层高层小高层超高层的住宅楼,再宽敞的楼道也缺乏视野和空间距离,许多单元房门都是一面开,墙上也缺少对称的地方,加之春联一纸,贴上容易揭下难,只能年年层层覆盖,难以保持墙面清洁完整,与现代都市整体审美似乎也不搭调,春联之不存似乎也情有可原。

春联式微,看似必然,却也反映了社会文化心理变迁的深层次原因。春联对于许多人和许多家庭而言变得可有可无,其实也是文化角色认知体系的变化所致。

过去年画和春联承载了一些实用功能,人们用年画和春联祈福迎祥,寄托愿望或希望它祛灾避邪。“新年纳余庆,佳节号长春”,在门神和春联中,人们希望来年年人丁兴旺,五谷丰登,国泰民安,鸿运当头,鲜艳的色彩也

构成了红火年节的审美符号。而如今,电视、网络、短信种种传播渠道,让人们的祝福万遍地强调和重复,以至于熟视无睹,听而不闻,春联的内容承载功能大大降低。

过去印刷的技术不能普及,绘画的制作依赖木版翻刻,而春联的制作则全凭手工,但也为民间艺人和文人雅士提供了发挥的载体和空间,民间也就约定俗成地形成习俗,就连穷苦如杨白劳除了为喜儿扯上二尺红头绳之外还要请一对门神,“门神门神骑红马,大鬼小鬼进不来”,中

国的民间美术、书法因此有了一大片受众土壤和“展览”时机。而如今,印刷技术日新月异,高仿真复制喷绘技术可以将一幢摩天大厦罩住,美术书法展览时有举办,人们对于年画、春联的社会性期待变得十分淡漠。而且,春联作为“一次性作品”也让一些自惜羽毛的书法家渐失兴趣。

然而,说到底文化终究是需要仪式感的,春节的年味气氛中,春联曾经占据很大的比例。当今之世,若要恢复年画、春联的社会性期待,其实依赖于政府的提倡和文化市场的推动,更依赖于民族文化自信心的建立。君不见 2008 年,清明、端午、中秋等民

族节日已让许多人重温过往的习俗,而春联作为优秀的文字书法载体也需要习俗的回归。我们试想一下,西方的圣诞节如果没了圣诞树、圣诞老人、烟囱中的传说、雪橇、袜子中的圣诞礼物、圣诞祈愿与祝福等,还能叫圣诞节吗?

春联中包涵的东西很多,上联、下联、横批、对仗、平仄、合掌、两出、孤平、拗救等等,更可以折射出中国人对双数的崇拜,以及对中庸、平稳、和谐的普世理想价值,其特点与许多类型的文化大相径庭。我曾于 2008 年 10 月到法国举办展览,帮我们布展的沃霍尼卡女士就执意地把其中的一个对联挂得一联高、一联低,她觉得这样有变化、好看,我们觉得甚是别扭,非常“对不起”。

春联的式微,看似是纸上的事,墙上的事,其实是心上的事,民族的事,大家的事。但愿,若干年后,回头看,我们不要感到“对不起”祖先,也“对不起”自己。

(作者系青岛市书法家协会副主席、青岛市美学学会副会长、青岛画院理论部主任)

日前,浙江温州市瓯海区茶山街道泉园艺社的 50 余位农民书画家,在村头的大榕树下为村民写春联。

黄松光 摄